

一步一腳印（上）

——蔡新輝老點傳師修道歷程回顧

◎蔡玉鳳點傳師

促成這份回憶錄的完成。

老人家常以自己修道前後

的徹底改變來鼓勵道親

許多人也這樣被他感動了。希望藉著這些追憶，讓他的這個心願能夠延續下去……。

更重要的，是希望我們這些後學能夠體會到老前人與前輩，他們那一年代修辦的草根精神，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情深義重。

生命的前半部

先父生於民國三年農曆四

前言

先父蔡新輝老點傳師，非國道親皆稱蔡前輩，自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日歸空後，後學一直想用平實的敘述方式，來記載老人家的一生。可惜喪父之痛久未沈澱，幾次提筆，終究不成篇章。

轉眼之間週年忌將屆，周遭的人一直催趕後學進行這項文字工作。回台參加四月廿五日先天道院歸空前人點傳師追思會，十五分鐘的口述畢竟無法訴盡他波濤起伏的一生，卻

月廿六日，先祖父名諱蔡榜，

先祖母吳環，生肖屬虎，是嘉

義縣阿里山奮起湖附近窮苦人

家的孩子，五兄弟中，他排行

老三。回顧先父八十五年的生

涯中，四十三歲不但是中心

點，也是生命的轉捩點。而這

轉變，不但賦予他最有意義的

生命價值，也賜給我們一家圓

滿的生活，更影響到他往後結

緣的成千上萬個身家的命運，

這一切都要深刻真誠地感恩、

感謝天恩師德大道東來，感謝

張老前人筆路藍縷來台開荒，

感謝張傳前人慈悲牽引，感謝



△海外開荒厥功至偉的蔡新輝老點傳師。

數不盡的前賢佈德成全。

若非四十三歲這年的大轉變，修道前父親的命運可用「顛沛困頓」四個字來形容。在那苦難的年代裡，貧窮是一般

鄉下老百姓的寫照，打赤腳、沒錢上學、為人放牧、上山砍柴、下田耕種除草，沒有一樣粗活父親在童年中沒有做過。赤貧的蔡家並無田產，十五歲時他鼓足勇氣向嚴父商量：家裡既沒田可耕，學農一點前途也沒有，何不讓他學商？就這樣他走入嘉義市內的雜貨店做學徒，才開始接觸到文字和知識，免於「文盲」的命運。幾年內，因敬業、勤奮和頭腦靈活，被日人上司賞識而進入日本化學會社（即今日中油公司前身）實驗室工作，而有了日文和化學基礎。

二十一歲與母親吳有美女士結婚，生了大女兒宜靜、大兒子武雄沒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父親被徵召為日本海軍陸戰隊的軍伕，前後三次分別被調往海南島、菲律賓和印尼。在海南島時差一點就命

喪於「瘧疾」。

登陸菲律賓時，軍艦行駛到馬尼拉灣外海戈律希多島（Corregidor）時，撞上了水雷，這時剛好是新年元旦，全船二千餘人在「新年萬歲」、「天皇萬歲」的歡呼聲中沈入海底，只有一、二百人靠泳技和堅強的求生意志游到岸上。命大的父親藉著一塊不知何處漂來的木頭和凶殘的鯊魚搏鬥，左脅下方被鯊魚咬了兩口（傷痕至老年仍清晰可見），他再次從鬼門關走了一趟回來。在菲律賓轉戰期間，每當日軍分派槍枝子彈給軍伕射擊敵人時，宅心仁厚的他總是朝空中放槍以應付長官，寧可違紀被罰也不願傷及人命。

之間回來一趟台灣，長子武雄因戰時醫療資源缺乏而夭折於腦膜炎，生下朝彥（即大哥卜乇）沒多久，又被抽到印

尼。在印尼時日本已呈敗象，因打麻將而結交的泗水殷商曾先生勸他不要再替日本人服役，乾脆從商替他經營紙廠生意，服從軍令的父親倒沒有提早離開隊伍。但退役後卻真的在印尼萬隆附近開採錫礦，並沒有馬上回台，希望在有了錢財之後再接家眷去南洋定居。採錫礦果然很快賺了一筆不小的財富。沒想到日本戰敗投降後，他被當做戰俘遣返日本，除了身上僅有的一套衣服和睡衣外，財產全部被沒收，雙手空空地抵達橫濱。從有又回歸到無，他更不願輕易回台，就流浪在東京街頭，再從苦力做起，旋進入「料亭」做高齡學徒。

等到已是「二手」，快要升做「頭手」時，在東京鬧市上不定期而遇來自嘉義的陳姓同鄉，以及當年化學會社的日籍上司

遠藤先生和小原課長。父親被拉去做軍伕後，非常照顧下屬的課長不久即安插一份工作給母親，戰敗回日本以前，還把自己的宿舍及帶不去的傢俬留給困境中的母親，所以很清楚我們家當時的情況。街頭偶遇不及寒暄，兩位上司即義正嚴詞地痛斥家父一番：「混旦！

（日語：八格）你的女人這幾年為你吃的苦你知道嗎？別人躲警報是揹兒抱兒，你太太躲警報是揹家姑拖兒女，別人是自顧不暇，你太太是四處擔蔥賣菜養你們蔡家上上下下。趕快回去！趕快回去，等候一個生死未卜的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收拾行囊再回到故鄉嘉義，時間已在二二八事件之後。

視線所及的故鄉被轟炸、地震、火災破壞得面目瘡痍，百業蕭條；而蔡家亦庭院蕭索

滿門孤寡。年邁的祖母死於美國飛機炸得最凶的那段期間，而我們的大伯、二伯、四叔悵已相繼棄世，留下孤兒寡婦二對。在海外將近十年的歲月中，獨靠母親跑單幫賣日用配給物資來渡日。堪慰回台後一家可以團圓，但日子並不好過。做過釀酒（彼時煙酒尚未公賣），灌過鹽酸，除過白蟻：試過許多行業，生活仍不能溫飽。而轉眼之間三男（即二哥）朝雄又已誕生。最有聰明才智和氣魄的長女（即大姊）宜靜也因家境困苦而失去了讀中學的機會。雙親兩位老人家每提及此，總是十分心疼。

就在二哥週歲不久，時父親年三十五，母親年三十二，大姊年十四，大哥哥年六歲，一家五口選擇了北上謀生，向恩人（即今日嘉義市陳進益壇主的親母舅）吳浩先生借了一百



△蔡老點傳師（左）與老前人（中）等合影。

元，車票用去了五十五元，帶著僅有的現金四十五元和二床棉被，一竹篋行李，落腳於台北橋邊的三重埔，租賃廢棄的米粉棚為家。房東陳先生是佃農，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後致富。父母以四十五元做本錢買幾袋麵粉洗麵筋、生產麵筋泡和麵腸麵者，兼自製豆

鼓；假日或淡季父親自製鹽酸灌汽球。平日踩著「力亞卡」沿街叫賣豆鼓和麵筋，假日就踏著腳踏車到德林寺附近或渡過台北橋去天后宮附近賣汽球，一家子吃、住、睡，都是在米粉架上。出外人不打拚不行，什麼苦都可以吃，但還是沒辦法脫離貧困。據大姊口述：後

學就是在這段期間內出生。母親在晚秋的黄昏分娩，產房是房東的牛棚，半夜十一點即起身用手洗至少二袋麵粉的麵筋，做麵者、麵腸，以讓父親和大姊天亮前可送貨去赴早市。這年父親三十七歲。

在夫妻和長女的努力創業下，生活比較穩定了；血汗換來的積蓄，讓我們擁有了今日三和路二段一二七號的平房，後學一場長達年餘的大病，耗盡了蓋樓房的基金；小妹玉鶯和小弟朝銘相繼出世，日子仍有點風雨飄搖，但感謝那些麵粉做出來的產品，感謝那些麵粉袋做成的襠褲、搖床、尿布、衣服、褲子……父親和母親就這樣茹苦含辛、胼手胝足的帶大了三男三女，手足中吃了最多苦的是大姊。

以父母親和大姊超乎常人的付出和辛勞，據說：好日子

原本可以早些來到。當然，一個人命運中注定什麼時候發達，其實是跟性格息息相關。從後學和弟妹眼中看來，記憶中的父親操守完整，因懂事以來老人家已修道。但自父親自己口中，以及母親、大姊的記憶裡追溯：當年他做多許多荒唐事，幼年在祖母身旁即學會賭博，青年時期在日本學會美食，非常講究吃喝，從商後（其實遠在印尼時期）即暴飲暴食、香菸又抽得很凶，吃喝嫖賭中有三種門坎踏進去了，而上上酒家逢場做戲在當時的台北商界是人之常情。所以遲遲未能成功，父親歸罪於自己的「荒唐」。

生命的後半部

南部的親朋好友偶而會來台北探望我們，其中有兩位分別來了二、三次；一位已在寶

光組求道清口，一位在興毅組求了道也清口了。那時母親不懂得煮素菜，每次他們來，問他們怎麼煮給他們吃，兩位朋友可能是看到母親等那麼忙碌，再費心張羅齋菜太過意不去，總是告訴母親：水煮麵者加薑絲湯就很好吃了！吃完了，還一直連說好吃。父親很在意這句話。有專業的經驗和美食的薰陶，他說麵者炸過再煮湯或許勉強可稱好吃，而多年前一同吃喝玩樂，一樣愛吃萋菜、小捲的昔日好友，居然聲稱「水煮麵者加薑絲湯」好吃。難道舌頭不一樣了？你們這種「違心之論」叫我如何跟你去拜拜？就這樣兩、三天給挪揄回去。臨走前都踩了跺腳，都丟下相同的一句話：「唉！我怎麼與你那麼無緣。」言下之意，深信父親早晚會被渡化，只是與己無緣而已。

這時賣麵筋給台北市西園路一段一七一號張傳記醬園已有一些日子。醬園頂樓即是天綱中堂，有當年的天綱中堂，才有日後的先天道院。張太太鼓勵張傳先生渡父親求道。多年的買賣交易彼此已有友誼，每次結完帳張先生照例用毛筆開支票，在等墨汁乾涸之前，兩人總坐在「事務桌」（套他們兩人的用語）一前一後的聊聊天，墨汁乾了，張先生衣服也換好了，相偕外出小酌，有時也約共同的朋友萬春仔、木筆仔等一同喝酒。一次例行的收帳和喝酒後，張先生很直截了當的告訴父親「秣報伊一條好路」，要他農曆十一月某一日的晚上「身體洗得乾乾淨淨，衣服穿得整整齊齊地」去他家樓上拜佛祖。父親心裡「突」了一下，直覺地認為和南部那兩位朋友要帶他去拜的是



△蔡老點傳師（右）與張傳記醬園之老板張傳前人（左）合影。

一樣的。可是張先生並沒有吃齋；再說，吃喝玩樂換帖的朋友一大堆，可從來沒有人像張先生一樣「祿報伊一條好路」；基於知遇的感激，父親二話不說地跟著我們一家的引師張傳

前人走入道門，保師是潘棟林前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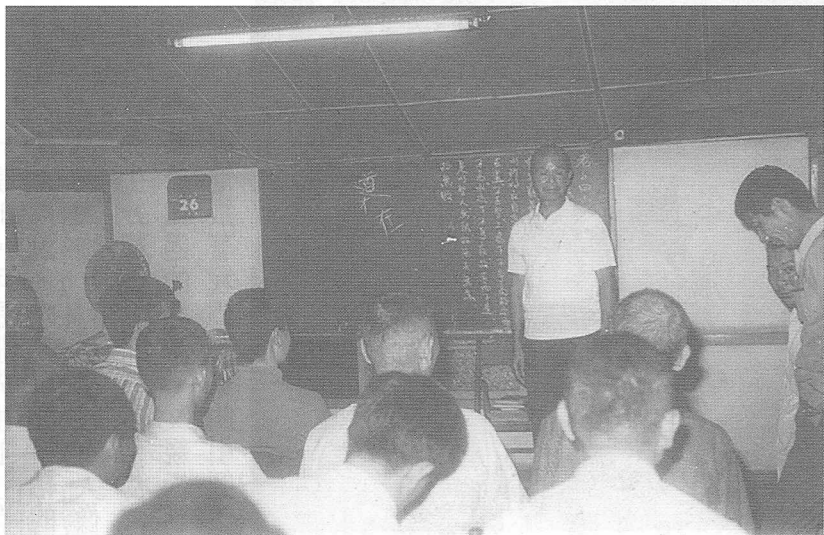
甫一踏入天綱堂，看到中堂擺設，和當晚年輕正派端莊雍容的辦事人員，四十三歲的他右腳一踉，連稱自己太晚了。再聽到點傳師李長發前人讀表文唸到「突破塵緣醒悟迷津懇祈上帝大賜明路」頓覺今是而昨非，當下即允諾自己要加倍努力。求完道過完年一恢復開班，他就每星期三晚上吃完飯後必穿著整整齊齊地踏著自行車，由三重埔到艋舺開班，從不缺課。

這一連串反常的行動，很快地令反應靈敏的母親起疑，並冷嘲熱諷一番：「噢！最近晚上出門怎不戴上『肖鬼仔殼』？」原來白天父親騎自行車，踏力亞卡送貨時雖然穿得隨隨便便，但晚上吃喝打牌時可是西裝革履，頭抹丹頂，氣

派得很。終日操勞足不出戶，辛苦掙來的錢又往往被父親賭輸掉，所以苦命的母親每每諷刺他帶著「假面具」去玩樂。開班的整潔樸素穿著令她起疑，不知他又在搞什麼名堂？」

求道時交待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兒，父親不知該怎樣向母親解釋。忐忑著心告訴張太太（即鄭招治點傳師）。張太太立即告訴他：「帶她來呀！不然誤會將更深。」再一次開班時，夫妻同時來到中堂，結班前母親即表明要求道。求道那天點玄的剎那母親清清楚楚地看到濟公活佛，眨一下眼睛想再看清楚，又變回了李長發前人，所以母親馬上非常投入道務，也因此和張太太成了生死莫逆之交。

半年後，我們家安了中堂，父母雙雙清口茹素。為什麼說四十三歲是父親生命的分



△於嘉義劉氏中堂開班，當天受官考，入牢三天。

水嶺？因為此後的他改變得非
常澈底，而走入基礎道場找到
生命的定點後，他的舉止、言
行，性格改變了命運，也造福

了我們一家。這當然要感謝天
恩師德、張老前人、袁前人等
不辭千辛萬苦來台開荒辦道，
以及張傳前人的引渡。求道
後，他劍及履及地將所有不良
嗜好通通改掉，連最難戒的
菸，也在最短的時間內給戒
掉，開始了後四十三年終身
學習——修道。

台島修辦歷程

在一家之主人生方向確立
之後，我們全家的後天生活很
快地穩定下來。母親在張太太
的調教成全下，很快學會一手
絕妙好的素食烹飪功夫，家裡
的中堂（即天輝堂）幾乎每星期
辦道，鄰居、主顧、麵粉經銷
商等，都是父母引渡的對象
（吳仲雄點傳師、陳紹明點傳師
就在此時走入道門）；並帶著
點傳師李長發前人南下故鄉嘉
義渡親朋好友。「先天的好，

後天的一定沒問題」。父親這
句最常講的話就是這段時間的
領悟。夫妻子女是基本勞動力的
麵筋工作坊，在天輝堂道務
最頻繁的時段轉型成三十餘員
工的小工廠，而每位在這裡學
成出師的人，後來都成為全省
麵筋界的主流。父親聖凡兼修
的這段時間，一面常被林乞前
輩帶著學做辦事人員，一面還
籌備著要做麵筋罐頭工廠。等
到要登記工廠名號時剛好前人
在講孔子孝經，曉得了曲阜泗
水這條河流，又聯想到在印尼
泗水結交的華僑朋友，就將工
廠名字命為泗長。標籤、嚙
頭、機器都準備好了。民國五
十一年五月蒙張老前人慈悲提
拔，與引師張傳前人等同時拜
領天命，罐頭工廠的進行就此
喊停。

此後與同時領命的張傳前
人一同辦道，足跡遍及全省。



△蔡老點傳師（左二）與老前人（中），及其他前人等攝於大光寺。

那時又是官考最厲害的時候，常常在遊覽車上面開班聽道理，也曾在嘉義開班時被警察

捉去關了一次，但日子過得很充實。白天上午送完貨，下午就找人聊天說些勸善的話與人結緣，晚上，拜訪道親或開班。我們這些小孩子們只有在吃晚飯的時間才聽得到父親的訓話。

五十五歲那年，已經清口十一載的父親非但沒轉瘦為胖，而且臉色不華，吃了很久的喜隆U也沒根治胃痛，多年的痔瘡便血也一直未改善。張

傳前人慈悲，就藉口自己糖尿病要體檢，拉著父親作伴一同住進馬偕醫院總體檢。當醫生宣佈父親需留院切除直腸癌時，張傳前人哭了。自知年輕時揮霍掉了健康的父親反倒豁達得很，向醫生說明：要回家付清該付的帳款安排好一切事情再回院開刀。回家的路上想到當年一同吃喝打牌的換帖朋友當中不乏人罹患直腸癌，開

完刀、背了幾個月人工肛門後並沒有一個人能免於死亡，如此看來開刀又有何用？乾脆不要開刀，把生命交給上天吧！活不成是自作孽，活得成此身此命是上天的。想通了就不去在意那塊癌腫，並逐漸由後天事業上淡出，直到三個兒子中大哥表明願意繼承泗長麵筋的父業，父親就正式向外和對內宣佈退休，此時六十歲。

這段時間又適逢香港李廷崗前人、蘇守信前人來台關心道務巡視道場，張老前人指派父親開車同行。幾個星期的跟隨，內心被三位老前人離鄉背井開荒渡眾的慈悲大德深深觸動，也深受老前人對李老前人之尊師重道所感動。老前人也偶而在開班時提到將來大道將普傳海內外萬國九洲，受了這些鼓勵，種下往後海外開荒辦道的因緣。（續下期）